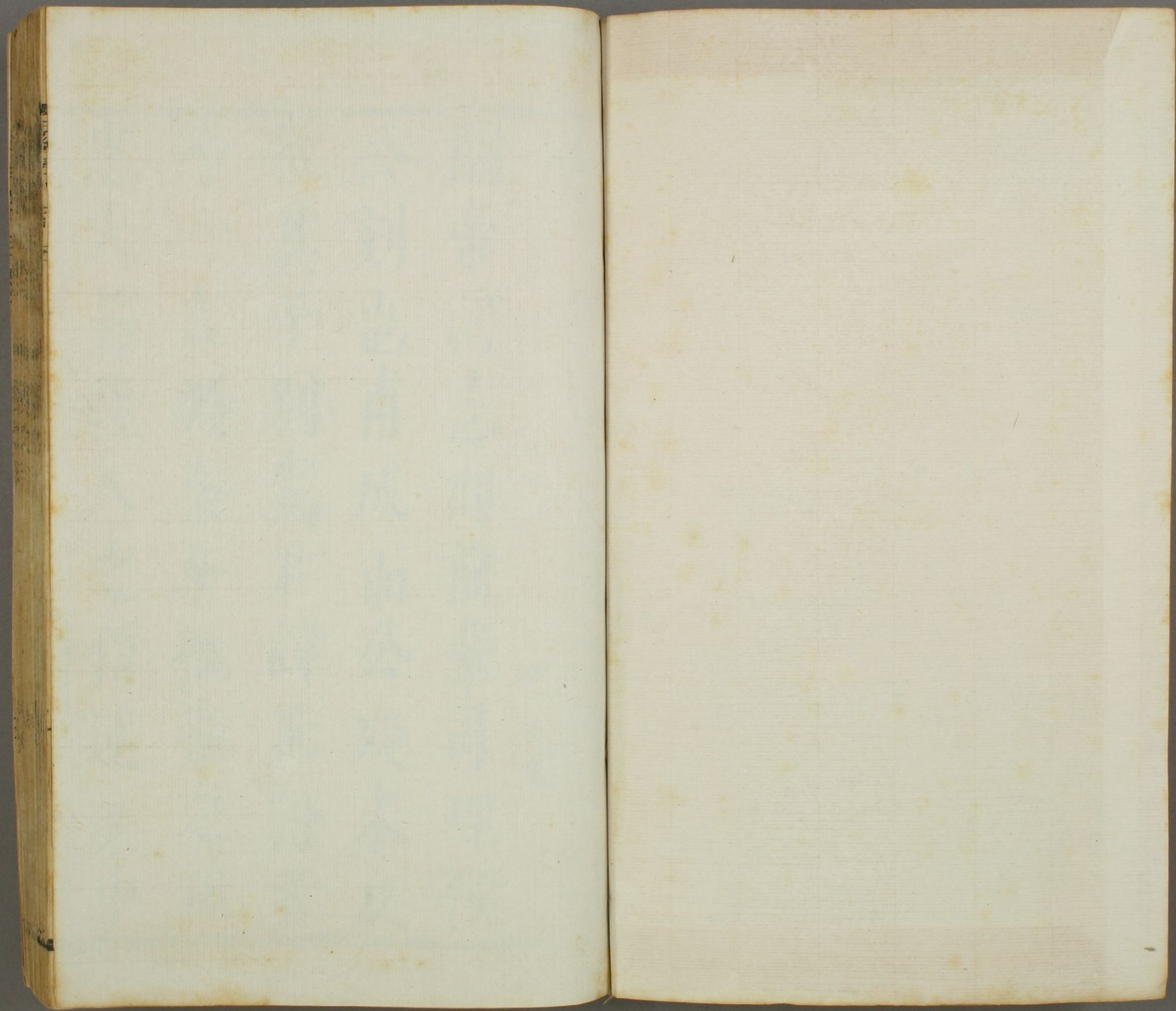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46
/





序

關帝祠志郡前輩司理侯
公刻也甫成而公歿未及
叙其子別駕君諱世汾者
丐一言於余余惟帝之孤
忠大節後人之傳述集中

已悉又何容措一詞但以
祠不可無志志不可無徵
關帝志自嘉靖初呂涇野
先生修刻迄今八九十年
計部趙公重刻又三十餘
年矣集中前人之文蕪大
繁近世之英靈未備毛伯
侍御丘公屬侯公稽覈叅
訂公文獻世家弱冠卽駸
駸慕古於書無所不窺文
則左馬詩則開元天寶一
時學士家咸推轂爭重獨

性簡亢稜 又不能下人以
故宦途偃蹇其匡時之畧
經國之猷可以奠宗社潤
民生而厥施未究然升沉
通塞曾不置念惟肆情詩
酒著述以沉鬱浩蕩之思

發而爲閩深奧衍之詞在
齊志濟陽在秦志永壽在
鄉又志關帝祠考校詳明
足稱實錄別駕君復倣儻
不群克世其家學因遭兵
燹藏板多所殘闕以公所

著一閒集苦晏集玉局草
入浙稿皆次第補正而尤
亟又先葺此志夫亦敬神
親親之懿念與修成遺余
余一展覽帝生前忠勇近
代英靈歷又胥徵較諸志
更簡古易閱茲其蕪冗獨
留典確左氏筆也可以永
傳不朽矣敬弁數言於其
首肯
順治十六季歲次己亥郡
後學史官喬庭桂謹識



關帝祠志

目錄

第一卷

遺像

祠墓

印圖

畫法

第二卷

年譜

世系

第三卷

本傳

即舊實錄編

第四卷

褒典 封爵制命

第五卷

外紀 諸靈應事

第六卷

藝文

關帝祠志目錄終

關帝祠志卷之一

遺像志 附印圖畫法



胡琦圖像一

關帝祠志 卷之一

孫尚書古聖賢像二



聊城陳一岳敬摹

胡琦曰公為人長大美鬚髯雄壯威猛號萬人敵
世本所傳寫影有坐像有立像有騎馬提刀像不
過得其形狀而已若夫為世虎臣有國士之風則
非傳神者所能描畫也

呂柟曰忠義之志英烈之略亦可於容貌間想見
孫承恩曰姑蘇劉生司直素善繪事迺令昉古聖
賢像原帙縮而小之不越指掌而古人大都無須
間名而可識其為某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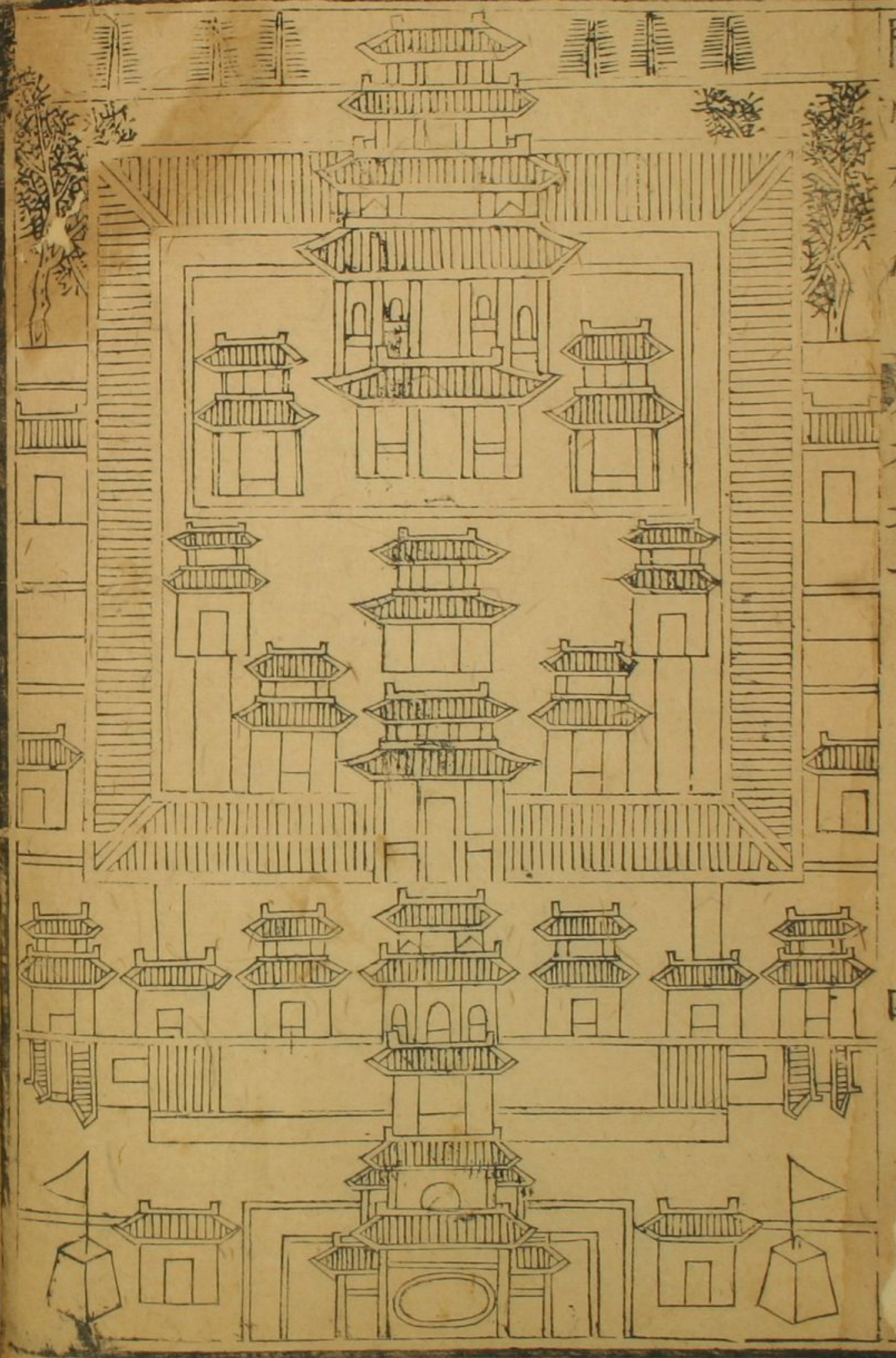
關帝祠志卷之一

祠墓志

廟在解州城西門外南面條山北負硝池按古記
建自宋大中祥符甲寅乃王假陰兵破蚩尤時勅
脩至元祐壬申又勅重脩歷元及

國朝脩飾不一每歲至王嶽降之辰及受封之日
晉府及本州運司官各致祭焉居民遠近爭趨享
賽絡繹不絕

解州祠圖



祇曰今崇寧宮建自有宋殿皆石柱雕龍飛騰歷
 代增脩規益宏麗甲于天下其祭舊皆於王封爵
 之四月八日然多鄉人旅賽或雜劇戲貿無定體
 自弘治三年監生蒲昭奏立春秋二祀而後儀注
 品物略如祭孔廟式又有祭田數百畝計五夫解
 王生長之地而王忠義能激頑懦誠直能屈奸慝
 不特有功漢室也我

孝廟追崇之興超邁前古昭茲英烈用敦綱紀其旨
 深遠矣哉

萬曆二十三年崇寧宮道士張通厚奏請祠額祠
司郎中楊鳳力贊其事禮部題覆奉
旨祠名與做英烈

巡撫呂坤酌定四月八日九月十三日祭品開後
正殿祭品

鹿一隻 兔一隻 豬一口 羊一隻
藁魚二斤 豚白肉三斤 四色祭米四盤
黑白餅各二盤 糝食糗米各二盤
脾脂粉格各二盤 榛栗子各一盤

芡菱米各一盤 時果四盤 四色鮮菜四盤
大料五兩 香油一斤 鹽一升 大燭一對
小燭五對 細香一斤 帛一段 黃蠟三兩
松香半斤 麻糝一斤 祭酒二瓶
宰豬羊蒸造柴四擔 葦菁芹筍四盤

寢殿祭品

豬一口 羊一隻 饅頭三盤 時果四盤
油麪三碗 細香一斤 中燭一對
財馬一箇 大鏝一卓 奠酒一瓶

啓聖公祠祭品

豬一口 羊一隻 代鹿山羊一隻 兔一隻
藁魚二斤 豚白肉三斤 四色祭米四盤
黑白餅各二盤 糝食糗餅各二盤
脾脂粉糶各二盤 時果四盤 大料五兩
香油一斤 中燭一對 細香一斤 帛一段
黃蠟三兩 松香半斤 麻糝一斤 祭酒二瓶
宰豬羊蒸造柴四擔

御祭文維

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九月壬申朔越十三日甲申
皇帝遣御用監太監梁芳謹齋香帛牲醴致祭於
崇寧義勇武安王之神曰惟神天挺英豪而號萬人
之敵理涵麟史以興一統之圖酬德報功列侯嘉謚
逮於有宋勅命靈魂復統陰符之兵勦滅蚩尤之怪
妖氛既絕旱虐隨消天降甘露池水若鏡生民獲利
國課充輸公快私忻惟神是賴尤冀佑皇圖之永固
更希眷寶祚之悠長遣使達誠持書致敬靈威顯赫

來格來歆尚饗

春秋祭文

惟王忠義貫日英烈蓋世志復漢基百代崇祀惟茲
解州實王故里今當仲春秋謹以牲帛粢醴式陳明事

又四月九月祭文

迴迴洪覆茫茫大壤厥惟正氣布濩充盎王秉其完
剛直英武切為神明乾神終古丹心不泯靈威斯在
世祚

皇圖華夷共戴時當

孟夏季秋萬彙咸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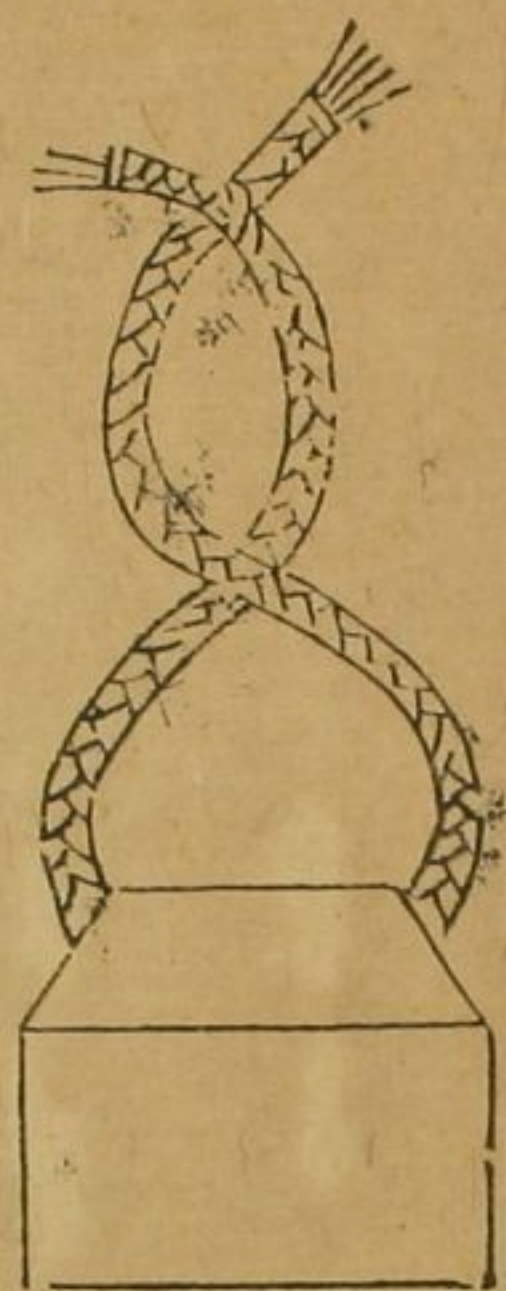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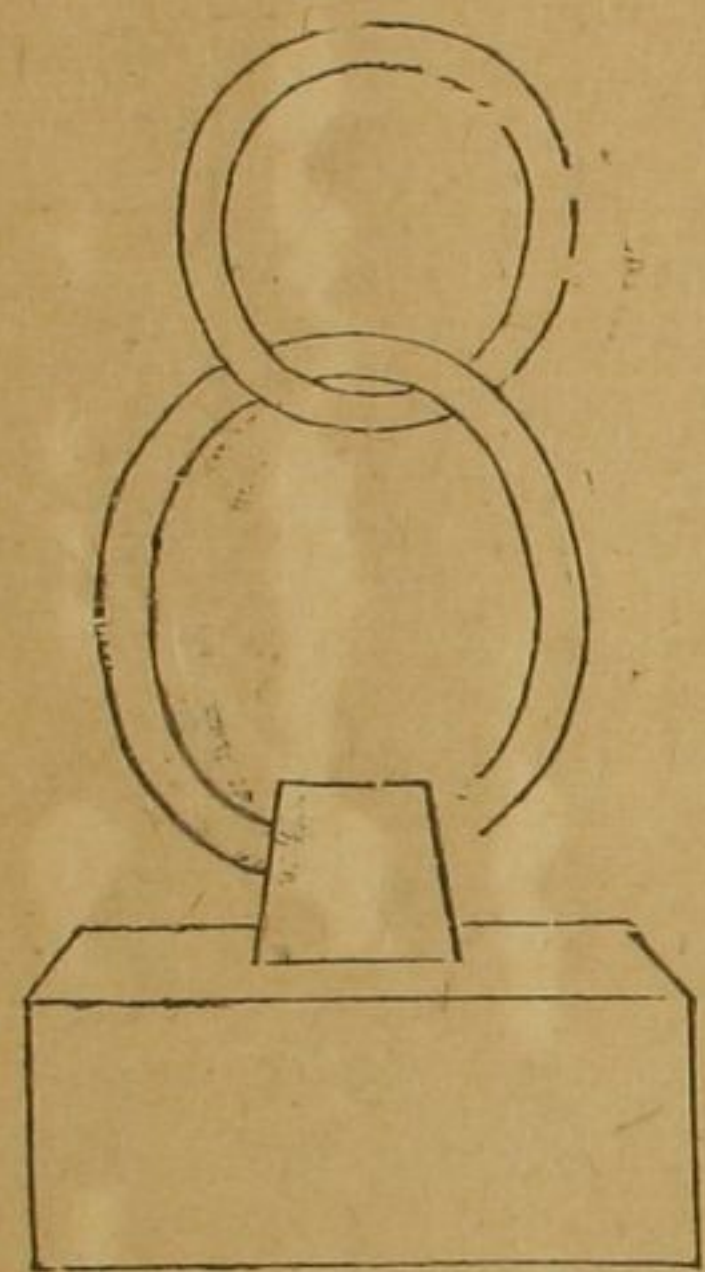
仰答神祐敬舉

明禋

啓聖公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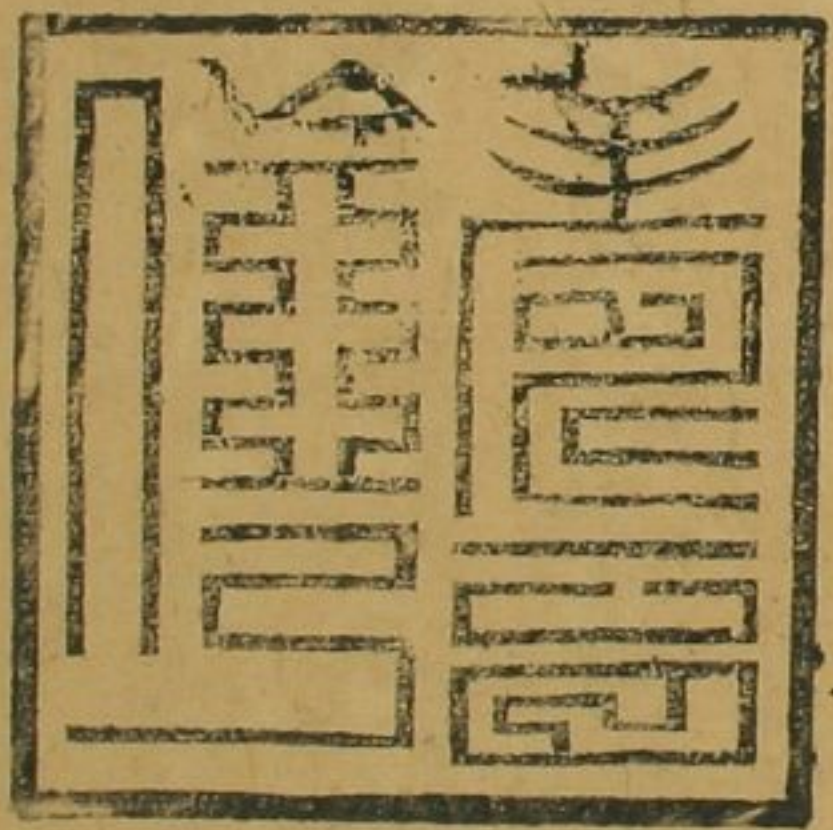
惟神葆真涵光孕秀毓醇發祥應運聖嗣篤生正直
不回威靈燁赫天壤同朽金石靡泐有開必先疇其
啓佑丕顯丕承神功斯懋余忝守土肅舉時禋晉來
彤蠻如格如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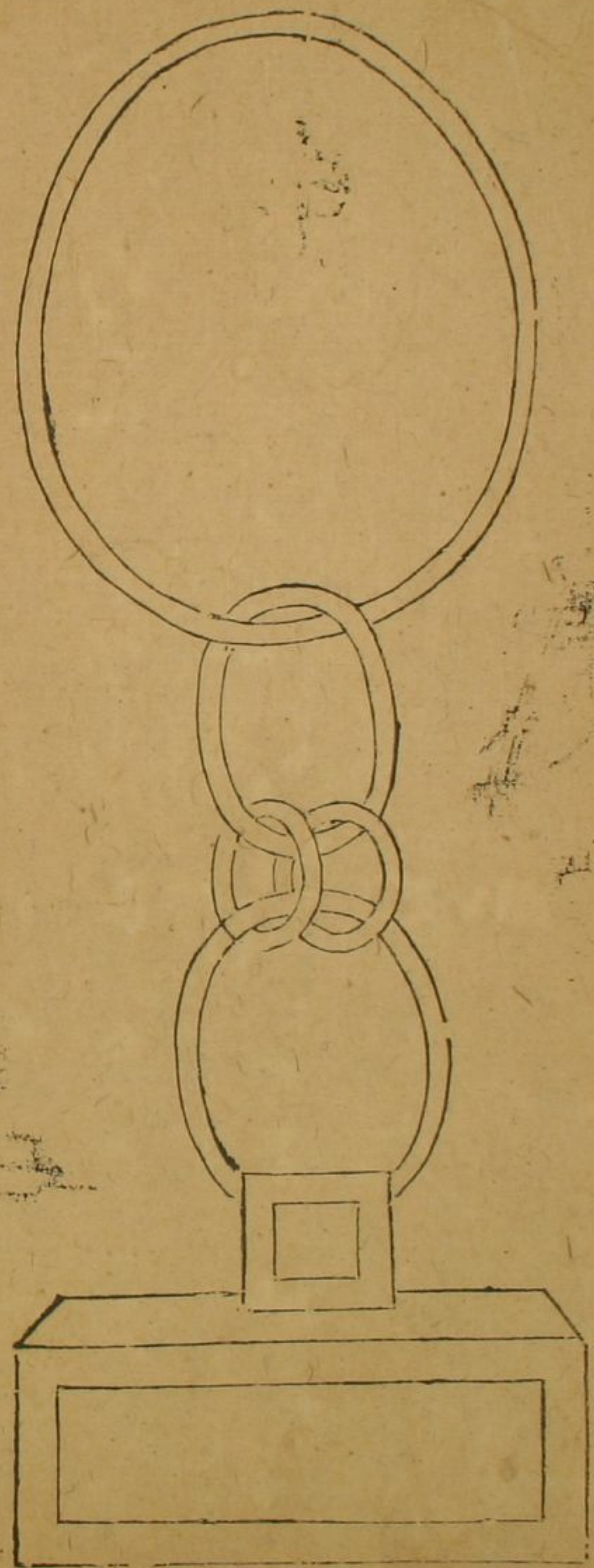
司馬印圖



開帝福志 卷之一

關帝志 卷之一
琦曰玉泉顯烈廟有司馬印二枚相傳以為漢印
王所佩也其一方一寸刻文曰別部司馬即本傳
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者其一方寸
有五分兩環相連系于印鈕文已訛缺惟左有司
馬字可辯或曰關羽司馬或曰荆部司馬俟考
拊曰印文古雅類漢人刻知傳者之非妄矣





琦曰今關廟中有壽亭侯印即王初封印一鈕方
二寸有奇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印上
相傳宋紹興中洞庭漁人得之入于潭府以王舊
物歸之廟中臨川興聖院僧慧通圖之以傳南雄
太守黃兌為記洪氏隨筆記甚詳又為兌作辯跋
見行淳熙四年住山真慈摹畫印狀獻于東宮廬
山司馬知白亦為記端平兵火延燒寺宇獨此印
與二司馬印存至元十二年荆門歸化山門齋以
赴闕皇慶元年正月住山廣鑄諸宣政白院官乞

進所藏漢時佩章及宋時龍眉龍角并獻所繪景德寺圖院使太尉安普國公引朝于光天殿之西壁吾殿近臣進呈玉音往復宣問閱視良久喜形于色賜馬乳一卮寵章特異人以為榮

柎曰古印刻皆多不傳獨壽亭侯印至元且存雖火不毀蓋與秦璽和氏璧同其猶神之精爽不泯者乎

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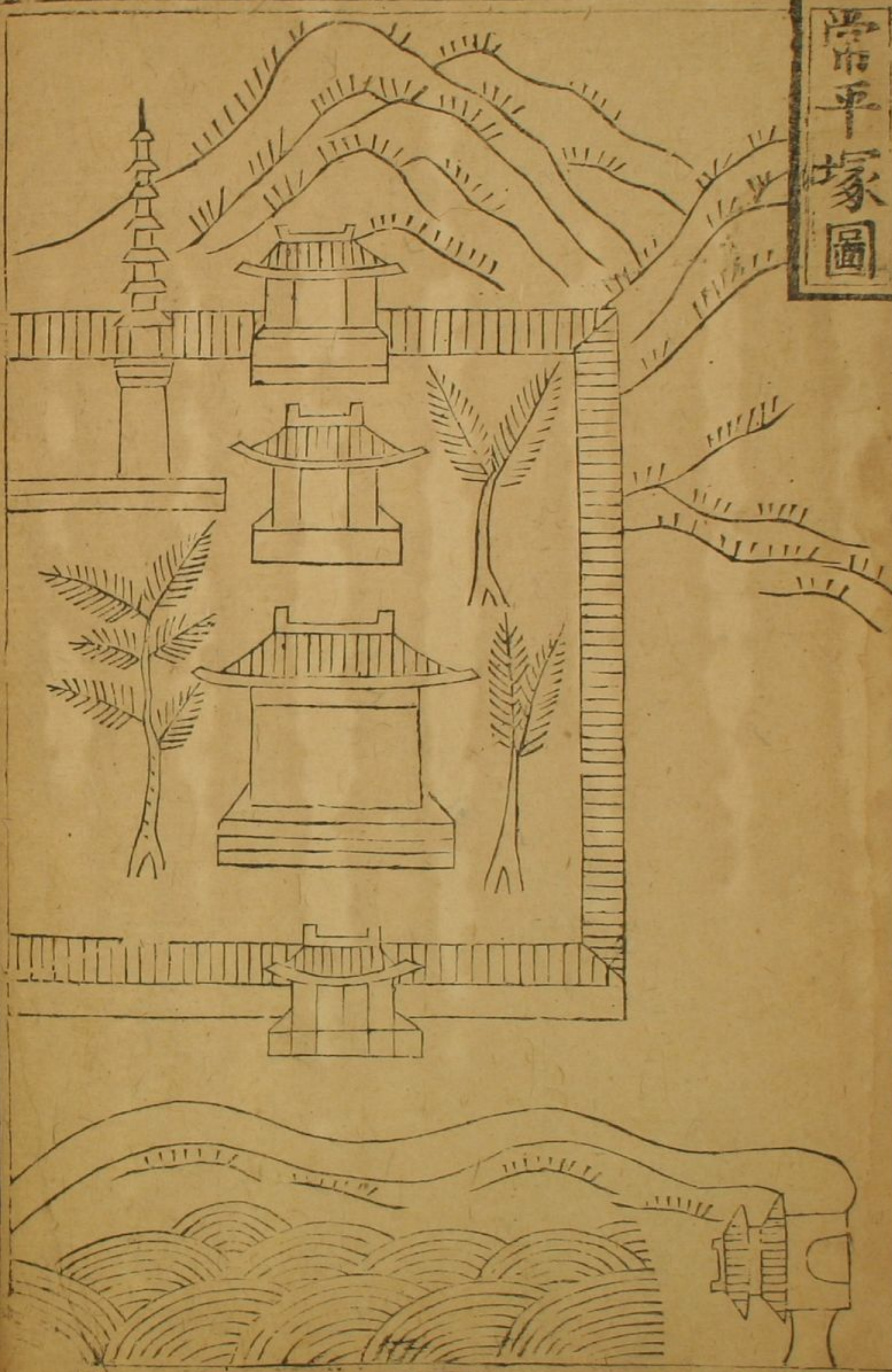


相傳竹葉錯綜成文為五言一絕詩曰不謝東君
 意丹青獨立名莫嫌孤葉淡終久不凋零或曰此
 關帝降鸞筆也今刻于肥城李中丞所修廟中

琦曰廟名顯烈在當陽縣西二十五里玉泉景德
禪寺之西北隅循廟而東又有廟曰昭貺即侯之
子平也俗呼為三郎廟按荆門志曰廟興于陳梁
間蓋始于智顛大師開山之時也歷隋至唐咸祀
事之貞元十八年荆南節度使江陵尹裴均廣其
祠宇五代亂無所考見宋時列在祀典大中祥符
六年命荆門軍以公錢脩葺故廟紹聖三年五月
賜廟額曰顯烈其後加恩於建炎錫命于淳熙自
寶祐之末干戈擾攘迄咸淳之初邊境繹騷神物

不寧別建行祠於萬城以奉香火元至元十四年
住山慧珍來自江陵以葺廢為已責并力營之二
十七年作正廟又作昭貺廟悉復舊規至大元年
秋住山廣鑄以歲深屋老改于廟後岡上起正殿
三間名曰武安廟貌雄威冠服之制並用王儀又
于殿前因山為基積石為岸築數仞之臺構亭其
上東西周以步廊峻以磴道又翔建雙祠以掖故
廟左曰感應右曰協應輪奐之美巧墁之功莊嚴
之妙甲于一方延祐二年秋庶工告畢山門作佛
事以慶其成予親觀盛事荆楚之人相傳以顯烈
六月二十二日生昭貺五月十三日生雖傳記不
載是日朝拜祭賽者遠近輻湊
搆曰據琦言顯烈廟固為一方之勝然以今崇寧
宮視之其勝尤偉蓋王雖没于章鄉而英靈尤顯
于所生之地故民水旱災疫禱多應之宜其廟又
非玉泉比也

常平塚圖



金大定十七年建漢關氏祖宅塔記州人律學張

開撰

記曰義勇武安王世祖鮮人興于漢靈帝中平元年甲子輔蜀先主佐漢立功伏以大王

勇畧天資英謀神授盡忠義於先主不避艱難棄富貴於曹公豈圖爵祿當時志氣曾分主上之憂今日威靈猶賜生民之福今者本庄社人王興將一千五十四年前祖塔壘加完葺伏願神靈降佑一境之中萬事清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今開為記畧紀大王威德之萬一深負惶恐

明嘉靖四十三年祠墓因地震損壞鄉老衛有智

等陳于有司脩復建造議舉廢祀以王之香緡供

王之父母每歲清明節先期本村鄉老量領庫貯

香錢銀拾兩備猪二口羊二腔油果六卓時果八

盤饅頭二卓香財油燭俱全分為二祭至期州官
 親詣行禮一祀於武安王神位前一祀於王先人
 墓塚亦如民間祭掃之儀
 柵曰孫權襲殺雲長迺以侯禮厝葬則雲長雖死
 猶能使權畏其忠義今常平有雲長先世塚上有
 危塔僅在中條山麓而鹽池當其後其盤踞山川
 之秀宜為王之所鍾而章鄉之塚亦倚山面泉則
 王生之^死皆據南北之勝亦不偶哉

玉泉塚圖





奇曰塚在當陽玉陽鄉去縣五里即古之章鄉侯
 歿于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十二月史失其日計今
 大德十年丙午已千有八十八年荆門志曰先主
 以宗室子討漢賊仲謀雖助孟德襲殺雲長猶葬
 以侯禮其心固有不可欺者惜乎仲謀不能克是
 心也予以為斯言盡之矣今塚以大王為號每歲
 清明鄉人相率上塚如拜掃禮宋淳熙十五年荆
 門守臣王銖建祭亭環以垣墻樹以松栢端平甲
 午之變塚塋翳然至元十二年荆門歸附後王泉

關帝祠志 卷之一 一六
住山慧珍翦其荆榛封其丘隴重作行祠門以表之
柁曰雲長遇害於章鄉夫當陽人於雲長非有袒
免之戚骨肉之愛然至今築場立廟種樹營垣每
當清明士女祭掃雖於其祖宗父母不啻過焉豈
神呵鬼命有以致之哉蓋其中忠義之氣正大之情
入人骨髓醉人心志歷久不衰云爾彼孫權君臣
徒欲詭順曹瞞仇滅漢基謀斃烈士于一旦而不
能遏其萬代景仰之心奸人憮夫之見類不能
遠如此夫

關帝祠志卷之二

譜系志

胡琦年譜紀

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奔涿郡依先主先主率公從校

尉鄒靖討黃巾賊見本傳六年隨先主在京師又

云隨還沛國見英
雄記

獻帝初平元年公隨先主討董卓二年隨先主依

公孫瓚三年隨先主在平原先主以公為別部司

馬四年隨先主在平原

興平元年隨先主在平原 二年隨先主在徐州
建安元年隨先主拒袁術又隨先主求和於呂布先
主使守下邳是年又隨先主奔於曹操 二年隨先
主屯於小沛 三年隨先主助曹操圍呂布於下邳
四年隨先主從曹操歸許都又隨先主邀袁術是年
先主貳於曹與公起兵徐州使公守下邳行太守事
五年正月公與曹操戰於下邳敗績為曹所執操表
為偏將軍四月公助曹解白馬之圍操表封為壽亭
侯七月解歸先主 六年隨先王就荊州牧劉表

七年至十二年皆隨先主在荊州 十三年九月曹
操入荊州十月先主奔江南公統舟師隨先主屯樊
口先主與孫權將周瑜共拒曹于赤壁破之公隨先
主追曹至南郡又隨先主南征四郡 十四年先主
領荊州牧以公為盪寇將軍襄陽太守 十五年先
主使公屯于江北 十六年先主入益州使公與諸
葛亮張飛趙雲等鎮荊州 十七年公在荊州是年
公與曹將樂進相拒于清泥 十八年在荊州
十九年閏五月先主以公督荊州事召諸葛亮等引

軍會成都府是時先主領益州牧

二十年公在荊州六月與孫權將魯肅相拒于益陽

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公皆在荊州

二十四年七月先主稱漢中王拜公為前將軍假節

鉞八月公出師圍曹操將曹仁于樊又遣別將圍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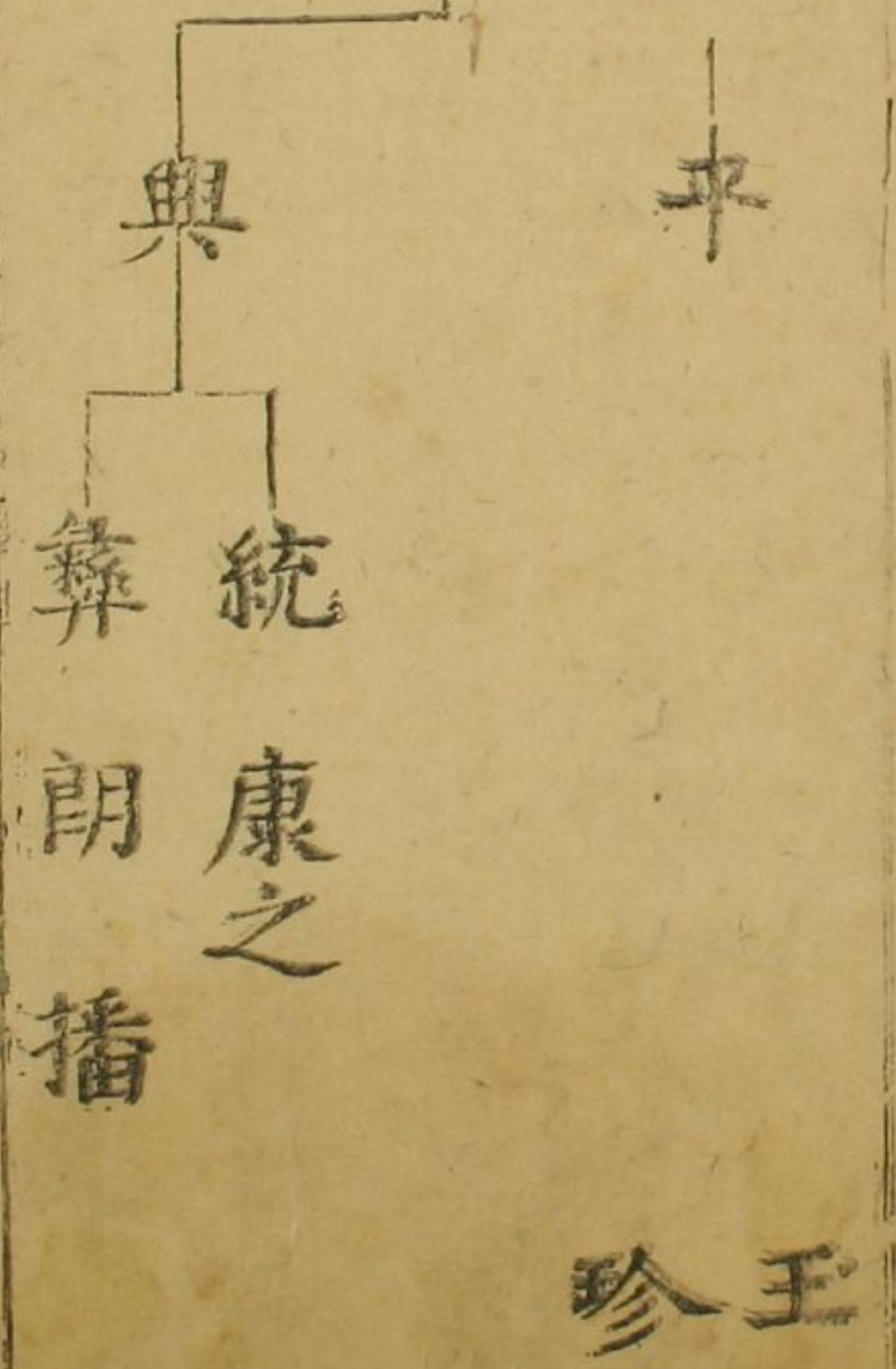
常于襄陽十月曹使其將徐晃救樊孫權使其將呂

蒙襲江陵十一月公引兵南還保麥城十二月被害

卒于章鄉公之子平同日死

增訂胡琦世系圖

關龍逢 敝 羽



琦曰關氏之先出夏大夫關龍逢一云關令尹喜之後也侯居河東為著姓其世家可究見者三世侯生二子曰平曰興不知其孰為長幼

接平與公同與章鄉

王 珍

之興字安國少有令聞丞相亮深器異之隨先主
 在蜀公既歿以興嗣封壽亭侯官至侍中中監軍
 數歲卒子統嗣封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統卒
 無子以興庶子彝嗣封關氏與涿郡張氏琅邪諸
 葛氏皆為季漢世臣蜀記謂魏將軍龐德之子會
 隨將軍鍾會鄧艾入蜀盡滅其家然今關氏譜曰
 漢前將軍漢壽亭侯羽生侍中興興生統彝其後
 居信都裔孫播唐德宗時為宰相以此考之蜀記
 容有逸事矣子以為謂關氏懷中蹈義豈絕其嗣

乎平至宋崇寧元年賜廟額曰昭貺封武靈侯慶
 元初荆門守臣高子溶請加爵號又封威顯今稱
 武靈威顯侯

拊曰史云鄧艾入蜀盡滅關氏之家夫隨雲長居
 蜀者或止二三子而關氏宗族在解者未必盡隨
 况與後傳統傳彝凡三世則已在艾入蜀之後時
 不相值而後魏關朗唐關播史志及關氏家譜及
 解人世傳又皆云雲長之裔此又何以辯也無乃
 魏晉間篡竊相踵奸邪摩肩深妒忠義有是言乎

關帝祠志 卷之二
趙欽湯曰按姓譜關龍逢之後即為關敝漢人仕
至諫大夫關朗之後為南北朝關康之字伯愉河
東人徵辟一無就素善左氏春秋高帝絕愛賞之
琦稱彝居信都信都今真定冀州地而玉產元季
字子玉行唐人珍亦元產定州人行唐定州去冀
僅各數舍其為信都流派不問可知玉仕曲陽藁
城二邑令有異政珍仕提領益博極羣書為一時
儒者所重焉

關帝祠志卷之三

本傳志

胡琦實錄

漢前將軍假節鉞督荊州事姓關氏名羽字雲長本
字長生河東解人也為人勇而有義好誦左氏春秋
畧皆上口嘗避地奔涿郡與郡人張飛友善公年長
數歲飛以兄事之是時先主劉備漢宗室子家在涿
郡遭天下多難有大志所交皆豪俠中山大商張世
平蘇雙等見而異之迺多與金財先主由是得合徒
衆公與張飛俱事之為禦海黃巾賊起先主從鄒靖

討賊率公與俱行董卓之亂關東州郡各舉義兵以
討卓先主亦起軍以應之以公自從是時公孫瓚在
幽薊先主與瓚有舊由是往依瓚瓚以先主為平原
相先主以公與張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迺與二
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二人稠人廣坐侍立終日
先主在平原時袁紹破公孫瓚於界橋管亥圍孔融
於都昌曹操擊陶謙於彭城瓚融謙皆告急於先主
先主與公引兵救之是時先主自有兵數千人謙益
以丹陽兵四千公與張飛分將其兵其後先主為豫

州刺史又領徐州公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難建安元
年袁術攻先主以爭徐州先主使張飛守下邳自將
拒術於淮陰呂布乘虛襲下邳張飛敗走先主聞之
引還求和於呂布時先主復為豫州刺史使公守下
邳還屯小沛先主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
兵攻先主先主敗走與公及張飛奔於曹操操以為
豫州牧或謂操曰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
羽萬人之敵而為之死用宜早為之所操不聽益其
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三年四月呂

布遣其將高順攻先主曹操發兵救之為順所敗九月順破沛城先主敗走操東征與先主遇於梁國界中十月進至彭城屠之十一月圍布於下邳十二月擒布殺之公與張飛隨先主從操還許都四年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操遣其將朱靈及先主邀之程昱郭嘉言於操曰劉備不可遣董昭亦言於操曰劉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為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還先主至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使公守下邳行太守事先主復

還小沛五年正月曹操自將擊先主破之先主奔於袁紹操進拔下邳執公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操還軍官渡袁紹議攻許田豐諫紹紹不聽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進軍黎陽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其將沮授諫紹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言於操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執乃可操到延津使張遼及公為先鋒擊之公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

操即表封公為漢壽亭侯。初操壯公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意。使張遼試問之。公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公言報操。操曰：羽事君不忘本，天下義士也。及公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公盡封還所賜拜書，告辭其書云：切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之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羽昔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則輔主存，則歸新受曹公之寵。顧文蒙

劉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劉公舊義，恩有所報，義無所斷。今主之托羽，以知望形立相覓迹，求功刺顏良於白馬，誅文醜於南坡。丞相厚恩，滿有所報。每留所賜之物，盡在府庫，封緘伏望台慈俯垂鑒照。乃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以成其義。六年，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為操所攻，兵敗。公隨先主往依荊州牧劉表。表使將兵屯新野。先主在新野時，聞處士諸葛亮賢，三就其廬見之，以為謀主。情好日密。公與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

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公等乃止十三年七月
曹操南征劉表八月表病卒九月操軍至新野表子
宗以荊州降是時先主屯樊不知操卒至至宛乃聞
遂將其衆去過襄陽將南渡江荊州人多歸先主比
到當陽衆十餘萬別遣公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曹
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輕軍到襄陽聞先
主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
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
雲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

據水斷橋敵無敢近者趙雲抱先主子禪保護甘夫
人皆得免難先主斜趣漢津適與公船相值得濟沔
遇江夏太守劉琦與俱到夏口先是先主在許都與
曹操共獵獵中衆散公勸先主殺操不聽及在夏口
飄颻江渚公怒曰往日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先
主曰是時亦為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
為福耶十月曹操進軍江陵將順江東下先主使諸
葛亮求救於孫權是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
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

與曹操竝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逃遁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又言豫州王室之胄，衆士歸之如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天也。安能為之下乎？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其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執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將統兵，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是時曹操兵號八十萬，執震江東。孫權問計群，下皆曰：不如迎之。魯肅獨言不

可。於是權召周瑜於鄱陽。瑜至，言於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然之。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魯肅為贊軍校尉，將兵三萬與先主併力拒操。是時先主與公等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東軍。吏望見瑜，船馳白先主。先主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先主謂公與張飛曰：今自結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心也。乃往見瑜，問曰：今拒曹操，深為得計。戰卒有幾

瑜曰三萬人先主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
瑜破之進與操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操不利引次江
北先主與公及瑜等在南岸是時東南風急瑜用部
將黃蓋計焚其舟延及岸上營落煙炎張天人馬燒
溺死者甚衆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先主率公等與
周瑜水陸竝進追至南郡操留其將曹仁徐晃守江
陵引軍北還先是先主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劉
備程昱料之曰初舉荊州威震江東孫權雖有謀不
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有萬人之敵權

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執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
孫權果多與先主兵以拒操十二月先主表劉琦為
荊州刺史先主與公引兵南征武陵長沙零陵桂陽
四郡皆降之十四年十二月劉琦卒孫權表先主為
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先主先主立營於油口
改名公安先主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
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周瑜言於權曰劉備以
梟雄之資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
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

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聽及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肅勸權以荊州借先主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先主既定江南乃封拜元勳以公為襄陽太守盜寇將軍張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諸葛亮為軍師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操欲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張松勸璋結先主以討魯璋從之遣法正迎先主黃權王累陳其利害璋

一無所納法正至荊州陰獻取益州策於先主先主疑未決用龐統言乃留公與諸葛亮張飛等守荊州以趙雲為留營司馬先主將步兵數萬入益州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先主至涪璋往會之增先主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十七年先主在葭萌龐統設計勸先主襲成都先主從之及曹操東征孫權呼先主自救先主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又樂進在青泥與羽相拒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

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欲東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先主怒勒兵進據涪城十八年先主進軍圍雒十九年先主拜公董督荊州事召諸葛亮張飛趙雲等西上先主圍雒城且一年閏五月城破先主進圍成都諸葛亮等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計事亦自漢中來降劉璋遂開城歸命先主遷璋於公安益州既定先主領益州牧賜諸葛亮法正張飛及公等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十萬錦千疋其餘頒賜各有差公聞馬超

來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駕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公美髯髯故亮謂之髯公省書大悅以示賓客公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嘗疼痛醫曰鏃毒入骨當破臂刮骨去毒此患乃除耳公便伸臂令醫劈之時公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公割炙飲酒言笑自若二十年先是先主在荊州孫權欲取蜀先主固止之權不聽遣周瑜率水軍住夏口

先主不聽軍過使公屯江北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先主自住彝陵權不得西召瑜還及先主西入益州留公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與公鄰界公數生疑貳肅嘗以歡好相接會先主已得益州權遣諸葛瑾從先主求荊州諸郡先主不許權怒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公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遺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先主聞之引兵五萬自成都親至公安遣公入益陽爭三郡權進住陸口為諸軍

節度遣魯肅將兵萬人屯益陽以拒公飛書召呂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鄧玄之曰郝子大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今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遑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實蒙意普懼而出降

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
普見書知先主在公安而公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
孫河委以後事魯肅欲與公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
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關譬劉備負國是非未
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公相見諸將亦勸公勿
往公曰今日之事必為荊州肅長於辯非他人所能
口折也且不往則見吾怯諸將請陳兵而往公曰兵
多見疑竟單刀詣肅酒酣肅曰往與豫州觀於長坂
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執摧弱圖欲遠竄

望不及此吾主矜憇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
士民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
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之土
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肅聞貪
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
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
濟公未及荅部將周倉怒目裂眦拔劍而言曰烏林
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
土而足下來欲收地耶臣聞紀人之功忘人之過宜

為君者也。將軍但知荊州當借當還，不知破魏之功當賞。竊為將軍不取也。且土地者唯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曰：此何為者？我與若主言，若安得不遜？若豈能為樊將軍耶？曰：為樊將軍亦何難。公提刀起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之去，從容謂曰：昔高帝除秦暴而創洪基，光武驅新亂而復舊物。豫州親帝室，胄君侯所知也。因天下亂，出死力百戰，而有一州。此彈丸之地，即封土不為過。况天子存亡未可知，而討虜坐擁江東之衆，此豈有功德在先世儼然受

南面之賞，不過乘中州擾亂因而攘割之耳。天命未改，尺土皆漢有也。吾久不向足下取全吳，而足下更從吾取三郡，此吾所不解也。肅不能答，為禮而別。既聞曹操將攻漢中，恐失益州，遣使求和於孫權。權使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於是罷軍，曹操既定漢中，還入南鄭。主簿劉曄言於操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執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

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聽。以夏侯淵守漢中。二十二年十月揚武將軍法正說先主取漢中。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是年曹操使丞相長史王必典兵督許中事。公在荊州。兵執彊盛。京兆金祿觀漢祚將移。乃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謀殺王必。挾天子以攻魏。南引公為援。二十三年正月吉邈等率其眾夜攻王必。焚其營。會天明邈等眾潰。皆被殺。七月曹操西征。九月至

長安。十月宛守將侯音反。是時征南將軍曹仁屯於樊。以圖荊州。曹操召仁還軍討侯音。二十四年正月曹仁擊宛。破之。斬侯音。復屯於樊。是月先主使討虜將軍黃忠擊夏侯淵。斬之。三月曹操自臨漢中。先主歛眾拒險。終不交鋒。相守積日。魏軍士多亡。五月操悉引兵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先主遂有漢中。七月先主稱漢中王。拔牙門將軍魏延領漢中太守以鎮之。先主還成都。拜公為前將軍。假節鉞。馬超為左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黃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言於先主曰。

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而今便令同列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旨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當自解之遣益州前部司馬費詩即授公印綬公聞黃忠位與己竝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公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衝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公大感悟遽即受拜是月孫權攻合肥曹操發諸州兵戍淮南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猾正恐南征有變耳已而公果使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公乃自率衆攻曹仁於樊曹操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屯於樊北以助曹仁諸將以德元在漢中頗疑之德曰我受國恩義在

効死後親與公文戰射公中額德嘗乘白馬軍中號為白馬將軍八月大霖雨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公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在隄上被甲持弓箭不虛發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公攻益急矢盡短兵接德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公所得立而不跪公謂德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公曰豎子何為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震天下汝豈能敵耶我寧為

國家鬼不為汝將也公斬之曹操聞之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不及龐德耶公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恟懼或謂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汝南太守滿寵曰山水疾速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邾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夫羽之所以不敢速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沉白馬與軍人盟誓同心固守城中人馬纔數千人城不沒者數坂公乘船臨城立圍

數重內外斷絕公又遣別將圍將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南郡太守傅方皆降於公初圍樊孫權遣使求助之勅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公忿其淹遲已得于禁等乃罵曰貉子敢爾遲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十月曹操至雒陽陸渾民孫狼等作亂殺縣主簿南附於公公授狼印給兵遣還自許以南往往遙應公公威震華夏曹操大懼與諸將議曰關羽昔在孤所孤以其義故不殺今還為吾患誠三大將沒七軍其鋒不可當不如徙許都渡河而北以避

其銳無坐受逼困也丞相軍司馬懿西曹屬於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魯肅嘗勸權以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執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將軍孫皎守南郡潘璋在白帝蔣欽將遊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

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耶權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往自可克然地執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執益張易守也權善之先是權嘗為其子求婚於公公罵其使不許婚權由是怒及公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

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以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執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謁權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至陸曰為書與公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書云將軍之勳振於莘夏小舉大克一何巍巍雖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此然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兵

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踈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公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收陳其可取之要公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孫權湘關米為軍需權聞之遂發兵襲公權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

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
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
為後繼可也曹操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
宛以助曹仁及于禁陷沒晃前至陽陵陂公遣兵屯
偃城晃既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公兵燒屯引
去晃得偃城連營稍前操使趙儼以議郎叅曹仁軍
事與徐晃俱前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
將呼責晃促救曹仁儼謂諸將曰今敵圍素固水潦
猶盛我徒卒單少而曹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
以蔽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偏圍遣謀通仁使知外
救以勵將士計此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
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予為諸軍當之諸將
皆喜晃營距公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
息數通公與晃素有舊至是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
軍事孫權為牋與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
有備操問羣臣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
宜應權以密也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
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敝祕而

不露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即勅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公屯中國裏聞之志氣百倍公果猶豫不去操自雒陽南救曹仁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侍中桓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執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耶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徐晃等執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二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執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

之心內懷死事外有彊救大王荼六軍以示餘力何愛於敗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駐軍摩陂前後遣將軍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公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公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為晃所擊公不利而退公圍塹十重晃追公與俱入圍中破之傅方胡脩皆死公遂撤圍走然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艍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公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公不聞

知麋芳傳士仁素嫌公輕已公之出軍嘗以軍資不
給將還治之又以南郡城中失火頗焚軍器公以責
芳芳與士仁懷懼不安於是呂蒙令騎都尉虞翻為
書說士仁為陳成敗士仁得書即降翻謂蒙曰此譎
兵也當將士仁行留兵備城遂將士仁至南郡麋芳
城守蒙以士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
禁之囚得公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
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
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公府藏財寶也

封閉以待孫權至公聞南郡破即引兵南還曹仁會
諸將議咸曰今羽危懼可追擒也趙儼獨曰權邀羽
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故
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今羽已孤遊更宜存
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致虞於彼將生患於
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曹操聞公引去恐
諸將追之果疾勅仁如儼所策公數使人與呂蒙相
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
公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

公吏士無鬪心會孫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皆歸附
權以呂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以陸遜領宜都太
守十一月先主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去諸城長
吏及蠻夷君長皆降於遜孫權以為右護軍鎮西將
軍屯夷陵守峽口公乃西保麥城孫權使人誘公公
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棄去兵皆解散從之
者纔十餘騎權先使將軍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到臨
沮住夾口十二月公為潘璋司馬蜀忠所邀卒於章
鄉公子平同遇害先是公出軍往圍樊夢豬鬻其足

謂其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公自圍襄樊連
呼副軍將軍劉封宜都太守孟達令發兵自助封達
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公命會公覆敗先主
恨之景耀三年追謚壯繆繆與繆同

焦竑曰初馬超之歸先主也先主待之厚超字呼
先主公怒請殺之先主曰人窮來歸我以呼我字
而殺之何以示天下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
大會請超入關張竝仗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兩
人見其直也迺大驚嘆曰我今迺知其所以敗自

關帝祠志卷之三
是迺尊事先主夫寢則共臥息如兄弟稠人廣眾
侍立終日狎而能敬愛不忘禮此非深於義者不
能而陳壽徒以報效曹公為國士之風此惡足以
知公哉三代以下君臣以禮相終始惟先主與公
為然此未易以成敗論也

關帝祠志卷之三終

關帝祠志卷之四

褒典志

追封爵號紀

漢後主景耀三年追諡壯繆侯

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忠惠公

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 宣和

宣和五年勅封義勇武安王 長編多義勇字

高宗建炎二年加封壯繆義勇王 義勇即忠惠在此時

淳熙十四年加封英濟王 不加封字

萬曆二十三年加封

四十二年進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

琦曰蜀志曰景耀三年九月追諡壯繆與故將軍張飛馬超龐統黃忠趙雲等同諡鄭南加封記曰宋崇寧元年追封忠惠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李燾續通鑑長編曰宣和五年正月己卯禮部奏關羽勅封義勇武安王今以從祀武成王廟契勘從祀諸將例不顯諡號合稱蜀將武安王從之微

英濟王誥勅生立大節與天地以並傳沒為神明亘古今而不朽荆門軍當陽縣顯烈神壯繆義勇武安王名著史冊功存生民一方所依千載如在凡有禱于水旱雨暘之際若或見于庶蒿悽愴之間英烈言言可畏而仰廟貌奕奕雖遠益新爰啓王封仍加美號豈特顯爾神威德之盛亦以慰此邦父老之情尚祈靈聰服我休顯可特封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奉勅如右牒到奉行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右丞相

臣必大 參知政事 臣燧 給事中 臣獻 中書舍

人 臣袞 十一月二十一日 都事 李受 樞密院 檢

詳文字 兼左司車公亮 付吏部 吏部尚書 吏部侍

郎師魯 權員外郎 主管院 主事 令史 劉世榮

書令史 徐元恭

